

修订版

后花园



修订版

后花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花园/方英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051 - 7

I. ①后…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8124 号

后 花 园

作 者: 方英文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70 千

印张: 20

印数: 001 - 20000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51 - 7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的所有行动，都丰富了人的晚年回忆。全部往事由此而来，因而历史总是弥漫着诗意的虚构。

——题 记

目录

Contents

- 1 掉车了
- 3 好色的下场
- 12 冒险计划
- 14 哭坟的女人
- 17 怀个县长玩玩
- 21 两个男女一壶酒
- 27 月夜之摸
- 31 娘娘窝
- 35 一块银圆
- 42 山凹人家
- 46 希望法术的人
- 51 思考女人
- 55 日光云雨
- 61 反刍（一）
- 65 反刍（二）
- 67 两个教师
- 71 敬修“忠字堂”
- 74 来个飞行员
- 79 岁月流金
- 81 乳房与革命
- 84 鹰被击落

87	时空倒转
90	风中搅团旗
97	夕阳晚雨
103	包谷生玉米
106	当了县长的家教
109	洗来了爱情
113	死亡
117	探望婆家
120	重逢
125	访问高考生
131	松下泉子
136	愿做古国衣
139	花蛇
141	智力较量
146	女阴山传说
148	跨越
152	以人之乐而乐
155	葵花向着红太阳
162	有布好裁衣
165	下湖人 本地人
170	娘娘石（上）
173	“对窝子”
177	娘娘石（下）
183	梦想复苏了
187	家访
190	睦邻
195	破灭大学梦
200	游击三千里
203	喋血梅花河
207	金钱如同革命

212	频频折腰
222	国语
229	夏夜雪
238	离开后花园
242	唐鸟
247	红树晚
251	遍地酒香
256	谋钱
262	策划
265	实施开会
271	弄臣
275	肉亦玫瑰
279	北回 北回
284	随即消逝的夜宴
290	大节操
294	策划又成功
298	不食言
303	永远的后花园
309	后记

01. 掉车了

火车不断地钻进隧道，不断地窜流出来。黑暗与光明像两只手掌，翻转交替扇着人的耳光。车厢里的嘈杂声被奔驰的轰鸣声淹没掉，感觉是那种“震耳欲聋的宁静”。玻璃窗外滑翔着天朗气清，目之所及全是绿水青山，以及夹杂在绿水青山之间的零零星星的白房子。不用说，一切都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

但是人的内在深处，那一个隐秘的世界里，却未必总是风调雨顺。比如我，我正处在内急状态。我斜靠在厕所门外，排着队，尽量让自己耐心些再耐心些。我排队的时间，估计已超过二十分钟。我站靠的姿势，还要竭力保持某种风度，因为我感觉有些目光正从我的背后注视着我，我要给我身后的目光传送一个比较优雅的造型。我前面排有五个人。好容易轮到我了，忽然腰被一拍，像是被一只拳击手套碰了一下，当然没有疼感，只是觉得棉厚。我回过头来，见是一个胖大的女人，肥阔的脸庞献给我一个哀求、谄媚的微笑，说：“兄弟，行行好，我这……”手里拿着卫生纸卷（可能就是拿它拍我的腰），用纸卷点了点下身，“女人啊！”我明白她的意思，看来她正在“倒霉”。

没说的，让她先进厕所吧。

我的绅士风度马上让我品尝了苦头，因为那女人一进厕所，我的内急便提速了，像一列肮脏的火车，哐当哐当地要冲出我的

身体。我不知所措，拼命将膝盖夹紧。还不能让两腿过于哆嗦，因为后面肯定有人一直注视着我呢。我顾不得一个男人应有的修养，不住地、粗俗地摇晃厕所的门把手，恨不能将那“有人”两个小红字抠下来扔掉。但是里面毫无反响，里面压根儿不在乎外面同胞的水火无情。我也曾想去另外的车厢找厕所，可是太拥挤，加之走动时更容易压迫内急。即使沿途顺利地走到另外的厕所，也许仍跟眼前的情景一样，还是他娘的“有人”！所以不如按老话来，走一处不如守一处。我追悔莫及，何必遵循女士优先。霎时间，我明白了“千钧一发”这个词汇的最本质的意义。我记得中学时的一次考试，有道考题就是让人解释带点的词，“钩”字下面一个点儿。我没有答对，我答的是“人再多，发东西还是要按平均分配的原则”。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火车悄无声息地停下来。广播里告知旅客，说这是一次临时停车。一个女乘务员走过来，要锁厕所门，可是见了“有人”二字，当下明白了，也跟我一样粗俗地摇晃着门把手：“出来！出来！”我指着她那吊在钥匙链上的扳手说：“你拧开呀！太不像话了！”她刚把扳手插上去，我却多了一句嘴：“没见过这号女人！”一听此言，乘务员当即拔出扳手，翻我一眼，意思是“瞧你这德性”，头也不回地走了。一本书上说女人是女人的天敌，未见得。

我的腿夹得更紧了，仿佛防暴警察要竭力阻止游行队伍越过警戒线。我发现，火车上最神气的人并不是列车长，也不是乘警，而是那个掌握厕所钥匙的乘务员：车刚一停稳，她马上走过来拧死厕所，然后以刚登基的年轻女王的神气，昂首提臀地走了。她之所以如此神气，就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她的举动牵连车上许多人的神经，那当然是一种极其难受的感觉。她分明知道有许多人看着她，但她目视前方，故意装作没感觉，一任高跟鞋快速地敲击过道，一副要去参加舞会的样子；即便她知道大家的渴望，她心里也默念着这样的台词：诸位别抱怨我哟，我这是严格执行制度哩，没有制度，社会岂不乱套！

我的支撑眼看要到极限。我见乘务员坐的小房子没锁，里面的小窗子也半开着。我想我也不笨，难道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给憋死不成！为什么不从小窗子翻出去？就翻了出去。许久以后我乘火车时重新观察同样的小窗子，便很惊奇我当初是如何翻出去的。莫非我当时突然神人附体有了缩身术？“有人跳车了！”“小偷？犯人？”我的身后有人喊着，但我心地光明，因此用不着害怕。正好不远处有一丛小树林，我紧紧夹住膝盖以上的大腿，只用小腿，小脚老太太似的跑过去。事后想来，我一定跑得很快，但是因了紧紧夹着大腿，那姿势肯定相当滑稽。

幸亏那丛小树林里，长着一大簇艾蒿，否则无法遮挡我。艾蒿专为端午节生长，所以它看上去标致，有袖珍乔木之风范，其实叶茎相当柔软；若遭遇一簇带刺植物，那我可晦气了，带刺也得蹲下来。我计算好时间，提前解松裤带，下蹲与裤子同掉。啊啊，那一种痛快淋漓、万事不想、逃离苦海的感觉，是何等的大快人心妙不可言啊！这时候，火车启动了，有人大喊：“喂，快上来！”声音是那么锐利，那么具有穿透力。我看见乘务员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车门，冲我拼命挥舞她手上的钥匙链，钥匙链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声响。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紧张，我完全忘掉我也是这列火车上的乘客，反倒觉得好玩极了！想想看，我眼下是如何的一种大自在、大舒服，而那乘务员呢，又是怎样的紧张惶恐！这是她该遭的报应，谁要她不在车上解决我的问题，谁让她那么牛气冲天！等着瞧吧，看你这个月怎么拿到奖金！

我蹲的这个地方，在一个出洞口的不远处。就是说，方才的临时停车，车的一半还卧在山洞里。当火车像巨蟒一样冲出山洞，眨眼钻入另一个山洞时，我恍然醒悟——我就坐的这趟车呀！

02. 好色的下场

我被抛弃了。我从身上掏出卫生纸，仅有的两片卫生纸。但

我舍不得用啊，山里能否搞到卫生纸，或许是个问题呢。于是我随手揪了几片艾叶净身。看看地形，像江南的某些丘陵地带。我位置半坡，放目四察，才清楚这是大山深处。山下的河流在阳光下呈现出迷人的靛蓝色，两岸的庄稼绿油油的。不，那大概不算是庄稼，因为仔细看去，那应该是花已凋谢的油菜地。河堤，也就是公路上，车辆往来不多，也不高档，因为火车通后，火车就将公路的繁华吸食殆尽了。

现在我弄明白了：我乘坐的这趟火车，是由西安出发，或者开往武汉，或者开往重庆。走到秦巴山地的某一个地方，火车临时停下来。我由于内急难耐，车上的厕所始终“有人”，只好跳出车窗解手，被丢下了。就这么回事。

西安去武汉或重庆的客运尚未正式开通，还在试运行阶段，所以经常无规律地停车，以便给货运让路。铁路穿山越涧，刷新了这片蛮荒，是一个开天辟地，所以乘车的人特别多、特别拥挤。每列火车上，平生第一次见火车坐火车的人，差不多八成以上。如果火车不拥挤，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是如此地迷恋人口生产，那我就有条件在火车上解决问题，决不至于冒险跳车了。

这个意外毕竟已经出现，我得面对现实。我总不能一直这么傻啦吧唧地站在原地不动吧。我得离开。我离开的时候，发现飞来三只绿头苍蝇，落在我生产的污物上。苍蝇一大两小，大概是母子仨。我的山林经验告诉我，山林是相当洁净的，你专门到山林里找苍蝇，基本是缘木求鱼。可是如果你拉一泡屎，你就发现一个奇迹，苍蝇马上来了！苍蝇躲在何等隐秘的去处？你不可能知道。苍蝇以污秽为生又消除污秽，正如啄木鸟能钳出树里的虫子一样，都是美化山林的不可替代的园丁。

行李包丢在火车的行李架上。包里装着几本书，以及牙膏、毛巾、剃须刀、口杯、地图什么的，还有手机、折叠伞及两盒点心、几包榨菜。按说手机应该随身携带，只是不晓得装哪个口袋合适。别在腰上？真是土包子，无非小财主一类人物，比如那些开矿的、贩毒的、拐卖妇女儿童发了财的爷们。在和暖的季节里，

口袋里装个手机，会导致平展的衣服变形，看上去很不体面，也不利索。当然最初，手机是装在裤兜的，并且调到振动上，以使在火车的噪声里，仍能与外界联系。人，就是这样自恋，老以为世界离不开自己。其实有你没你，世界根本不在乎。

手机放进行李包里，与想上厕所有关，更直接的原因是与一个女人有关，与她的美貌有关。女人，哎呀呀，真是讨厌！就因为有了女人，人生便演绎出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来。车出西安不足半小时，停在灞桥车站，上来一个女人，坐在我身边。我的第一印象是：真漂亮！是姑娘？是少妇？我无法判断，我能判断的，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如此标致的人儿了，于是一些浪漫的火花由我的脑海叭叭叭地飞溅起来。自那以后我才明白：真正熟美的女人，就是那种你觉得她既是姑娘，又很像是夫人的女人。纯粹的姑娘，算不得女人，因为纯粹的姑娘像是半边红、半边青的苹果，仰望之诱人，摘过来涩牙；而年龄偏大的女人呢，又像是红过了头的柿子，松软得没有了分寸，仿佛拿个擀面杖一擀，便可擀成足球场大的薄面饼。

唯有眼前这样的女人，才是恰到好处的女人，因为她有姑娘家的清纯，又散发出夫人，也只有夫人才能散发出的温暖宁馨的气息。这种气息无法以语言再现，似乎“憩园”二字正是说的这个意思——所有奔波疲倦的男人，梦想中的那个“她”。那其实就是家园。

我去年就发觉，三十三岁的我已有很长时间不对女人产生什么艳想了。我仿佛早已阅尽沧桑，老态龙钟了。看来不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衰老，只因我没有遇见符合我审美观的美丽的女人。

她是怎样上车的，我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她已经挤过人群，站在我身边了。可是，没有她的位子。她晃着手里的车票，提醒我身边的那个男子让座。那个男子愣了一下，虽然眼里表明他迟早会被人撵走，但是他，还是要核实一下，免得自个太窝囊了。“我看看你的票。”他的眼睛，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哦，在西安上车嘛，怎么跑到灞桥来上呢?!”照说他无权这么

问，但是那女子依然低下头，老老实实地向他解释：“我早上听课后，发现车已经发了，只好请朋友开车，往灞桥追。我还担心撵不上呢。”

那男子什么也没说，提起茶几上那包花生米，走了。他走到车厢的结合部，开始吸烟，眼睛则一直盯着我们头顶上的行李架。美女和我对换一个眼神，不过语气主要还是自言自语式的：“他要是坚持不让，我也就算了。”我颌首会心，一笑。为什么呢？全因那男子的相貌。

那男子的下嘴唇朝着肩膀方向咧去，咧得很厉害，咧得要耷拉掉的样子，并且发黑，像从牛嘴里斜耷拉出来的一条黑舌头。不像是天生的，应该是后天形成的，比如某次意外的灾祸。最近不断有矿难发生，也许眼前这个男子正是某次矿难的亲历者。所以我不应该嫌弃他。我从西安上车时，他正踮着脚，朝行李架上放东西。两大包东西，是那种一次性使用的化纤大提包。这样的行装，表明它的主人属于民工。我跟他同坐，是两人座位。我本能地将自己的挎包放在我与他之间，似乎这样，就能拦截从他身上飘散过来的，令人不大愉快的气味。我承认我的思想有点肮脏，但是身挨身地跟这么一个人坐在一起，终归不大舒服。如果他生活有困难，端个募捐箱来，我会毫不迟疑地给他捐点钱；但是让我与他同坐，难受。

刚落座不久，他从兜里掏出一包花生米，很客气地让我吃。我不知所措，因为我实在不忍瞧他的咧嘴巴。不过我还是勉强笑了笑，说“谢谢，我不饿”。他就伸出两根指头，探进塑料袋里，夹出一粒花生米，再勾回手，怡然自得地丢进嘴里。就这么着，一颗接一颗的花生米，沿着一条小小的弧形轨道，准确地飞进他的嘴巴。当然还有没完没了的，咯嘣吧唧的声响。

我想我这次出行照样倒霉，照样跟一个如此的旅客同坐，而且这旅客是如此丑陋。这再一次毁灭了我的多情幻想。每次外出，每次拿到车票机票，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提前做个美梦，梦见一个可爱的人儿与我紧挨着身子，醒来时发觉丢人的口水已经濡湿了

半条枕巾。但是这一回，我发现上帝开恩了，上帝先卖一个关子让我沮丧，然后突如其来地下派一个美女，让我突如其来地跌进喜悦里的温泉里。

美女坐在我的身边，我在激动的同时，也有一种很不自在。她穿着白色的短袖，大方的开领，胸前——多么迷人的肤色——挂着一条细细的项链，她如此将高雅与朴素、时尚与传统、风流与贞洁完美地融为一体，我被陶醉得一塌糊涂了。我不敢看她，就闭上眼睛，贪婪地吸吮从她身上弥漫出来的，令人神魂颠倒的气息。我同时，将她的印象丢进我的脑海让它不住地回放，让我不住地反刍、揉搓，像揉搓面团似的。明亮的眼睛……那么黑的睫毛是不是假的……还有玉一般洁白的牙齿……

火车进秦岭隧道的时候，我想上厕所了。但我舍不得起身，我请求自己的身体憋一憋也无妨，因为我平生从未有过如此的艳遇。火车过隧道为何不熄灯呢？浪费电嘛。熄了灯，也许会发生点什么。我还抱怨这不该是火车，要是汽车的话，那么汽车拐弯时，我与她的身子就会摇晃，有摇晃就会有亲密接触，甚至会出现某种难能可贵的奇迹，比如她一不小心，被汽车晃得摔倒了，那么我就有了一个极其体面的理由，我就可以非常及时、非常惊讶、非常亲切地将她扶起来。但是在不怎么摇晃的，或者说摇晃得不怎么理想的火车上，如果你自晃身子接触她，那她一定认为你是个毫无教养的下流胚子。

我的心情很愉快，这是真的。但不能就此满足，得跟她搭上话。我不住地赞叹窗外的景色，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竭力装出自己颇有一副山水诗人的气质。但是她，我身边的美人儿，只是很有节制、很含矜持地笑那么一下，根本没有接我话茬的意思。我坐在临窗，想起所谓“女士优先”的原则，便亲切地问她：“您是否坐到里边来？”“不用了，谢谢。”没话了。

内急又来了。但我依然不想就此起身，太没成就感了。我掏出手机，翻检短信笑话，假装刚刚接到的样子，或微笑，或淫秽而窃笑，或捂着肚子勾了脑袋装作强忍住不大笑实际上正是为了

大笑，目的是引起她的注意，希望她说：什么笑话呀？念出来大家听听嘛。或者：真有意思，发到我的手机上吧。事实上我的策划，在我的周围，可以说引起了半个车厢的注意，唯独身边的她，还是那么不惊不乍的样子。我没有灰心，我想起她是因上课误了在西安上火车，就问她：“您是老师？研究生？”我很庆幸我的职业一定能给我与她的交流提供广阔的内容。可是听了我的询问，她将叠在大腿上的双手，调换一个姿势，只回答了吝啬的两个字：“是吧。”我给她出的，是一个选择题，她却如此不思不考地回答，怎么给她打分呢？说我不扫兴那是谎话。但从她的神情来看，我这个陌生的男人并不怎么让她讨厌。漂亮的女人时常处在戒备状态，正如名贵的器皿总要细心呵护一样，这向来是生活的常情。她说“是吧”的同时，将叠压在腿上的双手，将压在下面的手换到上面，上面的手又压到下面。她的手白极了，应该说比她的面部风景更娟秀。她戴着一枚戒指，很细的一枚戒指，如果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准会忽略了这个草影一般的戒指。她手上的戒指与她颈上的项链十分匹配。可惜我没记住她的戒指是戴在左手上还是右手上，又戴在哪根指头上。可见我是个该细不细的人，总体评估我属于粗糙的一个人，反正我不能胜任侦探或间谍一类的角色。不过就算我记住了，那我也无法判断她的婚否，因为我原本就没弄清戒指戴在什么指头上便代表什么意思。

坦率地讲，我没有发现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好色的人了。我得恬不知耻地承认，这是我仅有的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我在早年，在我六岁的时候，就发现唯有漂亮的女人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可是三十三年来，我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女人——她与我紧挨身子坐在一起，她的气韵，尤其是她的呼吸，像是云间弥漫下来的微微的仙乐，我断言，在整个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听得见这种仙乐！我毫不含糊地判断——我人生的最高峰业已来临！我要顺应天意，万不可辜负此情此景。

可是，内急在向我挑战。我清楚这人世间，好事与坏事，历来是结伴而至的。这是上天要考验我的意志、判断我的雅俗。但

是我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和她对接上，看来只能付诸行动了。要付诸行动就得要环境来配合，完全得靠运气来决定。令我惊讶的是，我的这个好色贪婪的念头刚一冒出脑海，天哪，上帝大发眷顾之心了！就是说，忽然——灯熄了！——就在火车扑进山洞前的两秒钟，黑暗倏忽降临了——火车的震响倏忽扩张了五倍！我决不能犹豫什么，我横过手去，准确地将我的手覆盖到她的手背上，就像降落伞覆盖到一只羔羊身上。我感觉一瞬间，她的手往起一突，像受撞的松鼠尾巴要抽走。可是它没有抽走，反弹了一下依旧卧回原处，只是微微地抖动着，那些潜伏在手背皮肤下的血管，那是一些我不能看见的微型的河流，但我能感觉出那是一条条温暖的、鲜红的河流，浪花飞溅、激流奔涌……这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心理感受，是我以己推人罢了。或许人家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人家是美丽纯熟的女人呀，人家什么风浪没有经过呢！

……火车在黑暗的隧道里怒吼着奔窜着，我将时间切割成万分之一秒的最小最小的单元，以便充分延缓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光。她的手是那样地光滑柔韧，我怀着无比崇拜的情怀，无限贞洁地将她的手拽过来，将它轻轻放在我的膝盖上。它还是那般微微抖动着，如此的抖动固然含着一些惊慌，但还不至于“失措”，它暗示着某种风骚，某种半推半就的默许、善解人意的慷慨，因为我分明感觉出这种局部的、微妙的肢体语言——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拒绝这一突如其来的、被俘虏的遭遇，它表明它的主人对于艳遇早就预备着一些适度的欢迎。我能够将这种局部的肢体语言翻译出来：啊，怎么回事？！怎么跟这么一个人物同坐！算啦，忍一忍吧，隧道也就这么短的路程，电灯线路也会马上恢复……我恍惚看见窗外，窗外的隧道壁上，一些萤火虫似的亮光迎面而来、快速逝去，刷刷刷地，如飞翔的“月光的爪子”……汽笛如子弹般呼出枪膛……我明白了，出洞口越来越近了，一旦窜出洞口，一旦到了光明世界，生活立刻就恢复它原有的、该死的秩序和礼仪，所有的人立马披上道德袈裟，我肯定会遭受大家的目光谴责，

所以我必须紧紧抓住这极其有限、极其珍贵的黑暗时光。我要扩大战果。于是我，我想也不多想地，就将她的手捧起来，再将她的手翻过来，让它的掌心紧紧地贴住我的脸，于是一种幸福感，一种类似溺水者抓住舢板的感觉笼罩了我的全身……

火车出洞了，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满身心地笼罩在一种成就感里。

我们目光相视了，我们心领神会地互赠一个微笑，这种微笑是我们周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看出来的。我的目光将她从头打量到脚，她穿着黑色的裤子，没有裤缝，就是说她的裤子没有被熨过，或者因为是绢绸一类的裤料，即使熨过也看不出什么棱角，大概是长腿女人不需要借助“笔挺的裤缝”吧。于是判断出她的身高肯定突破了一米七，就是说她和我的海拔高度差不多，甚至还比我高呢。想想看，如果我们同时站起来，我是不是就显得挺侏儒呢？自惭哪。一个女子的身高突破一米七，是不是就“玉树临风”？换句话说，一个一米五几的女子，纵然长得国色天香，能说是“玉树临风”吗？紧挨着玉树，瞧着她的一双长腿，再打量打量自个的胚子，我说：“哈，有点侏儒。”

我说出口的就这三个字，可是她马上明白了什么，便害羞地一低头，看了看自个的腿脚，说：“我其实，不该穿高跟鞋，可就是老忘记。”

你真不知道，这话差点儿把我感动哭了！她是如此的聪慧，如此准确地猜出了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来。我并不认为她在刻意满足我的虚荣心，不，我认为这完全是她的一种善良品格的自然流露。她是一个希望自己给别人带来愉快的人哪。我由此断定，她一定从优越的环境里熏染长大，书香门第呀，名门佳媛呀，白领丽人呀，一定在她的血液里含着相当的比例。否则，我一摸她的手，她很可能当即给我一耳光。教养良好的女子，打扮是规范的，只在某些微小的细节处露出一丝儿新颖来，而灵魂深处，却是很风情的。看上去暴露放浪的女人，先就把自个看成了“被消费品”，正表明了她的浅薄与不谙风月，你要想将她弄上床，工程量